

川沙城墙的建与拆

吴建国

川沙成陆的时间大约在唐朝初期，之后的几百年间，这片土地是沼泽的状态，河道浅滩上，满是芦苇和水杨树。这个时代，上海这里的制盐业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川沙当然成了最好的盐场。“川沙滨海之地，遍地赤卤，素烧熬波之利，是著名的产盐区。宋元以降设有盐场，置盐官，编灶民，制盐业一度成为川沙先民主业，在早期的地方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是《川沙建制以来盐业发展述略》中的记载。

在今天看来，制盐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川沙这里采用的是大铁锅煮盐的工艺，这个工艺，一是技术比较成熟，二是周遭浅滩上长满的芦苇，正好成为烧盐的柴薪。这个制盐法，和晒盐需要气温日照不同，即使冬天和雨天也能烧盐。川沙盐业的发展，聚集了大量的盐工，川沙成镇和地域经济的繁荣就在这个时间段里。

富裕的地域一定会被贼惦记。在上海的史书里，把在长江入海口地区抢劫的行为称为倭乱——倭原来是和寇联系在一起的——在川沙这里，倭乱只是强盗抢劫的代名词。有学者研究，特别是明清时代，外来的强盗在这里猖獗作案。这些强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会驾驶帆风船，他们利用东海的潮汐规律，大都在夜间从河道进入川沙南汇人口聚集的地方，船停就抢，抢了就跑。连官府也拿他们没有办法。强盗的抢劫是最大的社会问题，

严重影响到了地方的安定和经济发展。因此，川沙的官府和民间协商，决定在居住地周围建城墙！

二

这个决策过程用了多少时间，史书上没有记录，但建城墙却是神速的。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九月始筑，十一月竣工。城周围4里，高二丈八尺，阔三丈有余。门四，堞楼如之，东门名镇海，西门名太平，南门名迎瑞，北门名拱极”。就这么简单，前后三个月，城墙建好了！之后，仰德祠碑记载：“城成，而倭舶东西海中者，不敢复措意。”长洲文徵明撰《新建五城记》中记载：“凡厥庶民，昔也朝夕悄悄不能自保，今则恬然特以无恐矣。”川沙建城墙的目的是十分明确。

中国古代城墙建筑有五级分类：

第一级城：城墙周长在50里；第二级城：城墙周长在24—50里；第三级城，城墙周长在10—24里；第四级城，城墙周长在4—10里；第五级城：城墙周长小于4里。

在这个分类中，川沙城墙正好名列第五级城。就当时川沙的人口状况和经济实力，似乎可以把城墙建到第四级城以上，为以后的发展留出空间。但川沙没有这样做，不讲声势不讲排场，因为川沙城墙防御的对象是一般意义上的土匪、强盗，和防御外敌入侵有很大区别。城墙偏低，经年维修的成本就降低了，民众的负担就减轻了。在今天看来，这个决策的过程是科学的。

三

1922年，因财政支绌，“江苏督军齐燮元令行各县，城墙除军事需要或保留古迹外，其余拆除的砖石基地等项尽数拨给充实教育经费”。拆城墙，川沙这里慎之又慎，前后酝酿了三年，三年后，1925年，“川沙经过召集城市各公团协议，一致赞成拆城，留东南城角一段，保存魁星阁古迹，并为县城小学设置园林”。

拆城墙，为教育提供砖石材料和经费！今天我们看到了园林一样的城厢镇小学，学校旁尚存东南城墙一角，已经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在川沙古镇，体会这段真实的史料，心里是震撼的。回到这个拆城墙的决策背景，那个年代，由于政府和警察有机器船的配备，土匪和强盗已经消失了；其次，战争的形态已经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火炮攻城，城墙作为城市防御的设置价值不大。城墙拆除的地方为学校建园林，留下的一段是历史，是文化。

四

2023年2月18日，川沙古镇已经有了春天的气息，我们在古镇的石板路上走走停停，历史的光影在我们身边闪闪发光。川沙城墙的建造，距离今天466年，形制规模恰如其分，不浪费公帑，没有被后人诟病；川沙城墙的拆，距离今天98年，城墙的这个位置留给学校建了一个园林空间，这里走出来了一代又一代川沙人，留下的一段遗址，让后人心怀崇敬，每当走到这里，自会流连忘返。

在川沙，城墙的建与拆，充满了中国古人的智慧，和现当代人对于城市管理的见地……

江南清明

鲍安顺

每到清明，我都会想，身在江南，清明的祭奠，是反复轮回的亲情缅怀，一年一度，不改思念。唐朝诗人郑准，他在《江南清明》中说：“吴山楚驿四年中，一见清明一改容。”他写江南清明，提到吴山楚驿，那江南的风光。在此诗后句，他还说到了“采石江头带雨逢”，那采石之地，在安徽当涂，属于沿江江南的吴楚交接地带，诗里的情境，写出江南清明的容颜。

让江南清明声名鹊起的，是另一个唐朝诗人杜牧，它的《清明》诗，写于江南杏花村，那个沿江江南的安徽贵池。我在杏花村里，喝杏酒，穿杏花雨，赏杏花开，随时都会想到，那“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时光，既古老，又年轻，是清明江南的袅袅气象，也是吴楚之地的江南风光。杜牧在诗里，提到了路上行人、断魂乡愁、酒家杏花，还有牧童遥指的远村风光。那是写江南，也是写清明，简单直白的几句话，道出了江南清明的丰富意味，有人情烟雨，也有风情画卷，还有民俗风光和山水气象。那诗中，老少咸宜的对答，那么妙趣横生，脍炙人口。那是多好的清明诗，写出了江南的风光无限，也让江南的清明，在中华人文里落地生根，开出了一方水土的诗意芬芳。

明代诗人陈子龙赋《清明》诗：“江南烟雨画屏中，半镜斜窗弄小红。燕子不来楼阁回，柳丝今日向东风。”那半镜斜窗，弄小红，赏燕飞，在楼阁回廊里，看柳丝依依，东风醒人。在江南，多少人在杏花雨里，跪拜青冢，敬一盏薄酒，让纸蝶染泪，化作满山



华亭风
孙伟安书

烟雨江南
朱蕊画

的白杜鹃，思念的马银花。是呀，逝者去也，生死离别处，是古卷幽香，世事追怀。我在雨里行走，遥看清明时节的白鹭纷飞，桃花流水，鳜鱼肥美。

我曾坐小巧乌篷船，在清明那天，沿江而下，看两岸青瓦白墙，枕河人家，小桥流水。那小桥上，站着撑着油纸伞的姑娘，就像飘摇酒幌，杏树林里的杏花。我想，那景致，如春来江水，让我想起清明时光的杨柳风、桃花坞、梨花梦、菜花香。我喜欢苏轼，也欣赏他在《望江南·超然合作》中描述：“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那暗字，是弥漫，有缠绵，也有张扬，更多的还是江南的美好，清明朦胧的气象。

宋代辛弃疾有词句：“家住江南，又过了、清明寒食。”唐代孟云卿也云：“二月江南花满枝，他乡寒食远堪悲。”古时江南，清明节的头一天，是寒食节，那江南清明的食俗，也融入了寒食节的风俗事象。南宋后，江南逐渐成为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食

物之丰富，随处可见。白居易有《寒食日过李团店诗》：“寒食李团店，春低杨柳枝。”可见，唐代就流行这种用面食了，尤其在清明和寒食日。寒食习俗，《周礼》早有记载：“仲春以木铎循火禁于国中。”让百姓熄炊，寒食三日，就需要吃冷食，以米面制品者居多，有枣糕、青团，还有粽子。

江南的镇江人，清明习俗颇多，除插柳簪柳外，还以柳叶七片泡茶，有俗语说“清明不戴柳，死了变黄狗”。苏州人，吃青团，焐熟糯，有人扫墓时在郊外，煮野火米饭为餐。浙西地区，清明一早，携带酒菜香烛，去祖坟祭奠，飘白纸，加墓土，哭亡魂，撒米饭、螺蛳，还吃艾青麦饼，据说祛病防疫。德清人，在清明做圆子、裹粽子、食螺蛳，妇女小孩，戴菜花和杨柳叶。皖南人，家家在门头插柳条，也有妇女，将柳叶插头上，吃黄花馃，采食野生的马兰头。有俗谚佐证：“清明吃一根，到老都不昏；清明吃一夹，到老都不瞎。”

板道，迅速到达了那座要爬上的顶峰脚下。日落欣赏、拍摄得甚为满足，心情大好。于是，大伙晚餐老酒就吃得够尽兴了。差不多时，突然想起那打包的菜肴还在停车场的车上呢。便烦劳司机、导游去拿过来。按说，这五六百米的路，一个来回也用不了多少时间呀。可是，我们等了半个多小时，就是等不来他们。

正当疑惑时，突见一个男子拎着两袋东西，低着头急匆匆地闯进店堂。“噢，来了，来了！”我等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那男子听见欢呼声，抬起头看着我们，却是一脸的惊愕。啊呀，只怪我等盼望心切，居然“认着胡子就是爷”，他，可不是我们要等的司机呀！那男子这时也满是尴尬：“是呀，我想你们怎么这么热情啊！”

这下，尴尬的不只是他了。

这次旅途幸得团长恩惠，又欣逢团中两位阿哥阿姐庆生日，所以我等的喝酒次数还真不算少。那天晚餐又喝上了！几位喝白酒的面前照例放上了分酒器和云吞杯，不久气氛便到了推杯换盏阶段。觥筹交错间，老谢乙忽然发现自己的分酒器与老谢甲的分酒器有情况：粗看大小几乎一样，但放在一起一比，就比出大小了，而且这大小还不是一点点可忽略不计的那种。“原来这分酒器也有大小之差啊！”至于这个差究竟是何人为之，又是否有意为之，我等就不去追究喽！

旅途尴尬有趣事

周平

外出旅游虽是乐事，但途中未必不碰上些尴尬，或许，这种尴尬也会让人感到有趣。前不久与一帮新老友人滇桂黔游玩中，就遇到这样的二三事。

这天中午，前往午餐点时，导游许姐在车上宣布：各位老师这几天够辛苦了，今天午餐，让店老板加了只“大菜”——整鸡煲汤。

几天来菜势忽好忽差，正乏的我等，一听到这好消息，当然满心欢喜。吃饭时，随着这菜那看一道道上桌之后，“大菜”果然隆重登场！平时一直被2号桌贬为战斗力甚差的我们这1号桌，这回表现可不一般：验证了的确是整鸡后，赶紧让店家分解了上桌的鸡块，瞬间就剩下没几块了；那满满一大盆的鸡汤，更让品鉴的各位啧啧赞叹……其间，旁边包间的2号桌，先是甲先生过来探头探脑，一开始我们倒也不以为然——因为这是行程中每一次进餐时1号桌的必然举动：查看我们消灭菜肴的进度，然后贬低我们的战斗力怎么怎么不行。但稍等片刻后，1号桌的乙先生又走了过来，这回不只是探头探脑了，而是一番左看右看后，喊道：“咦，我们这鸡汤怎么左

等右等就是等不来啊？”

啊！真的吗？习惯了2号桌虚虚实实战术的我们，都以为这两人又是开玩笑。等到闻此情况的许姐去厨房一问，才知那盆鸡汤还真的是被服务员端到其他团队桌上去了。难怪2号桌要发急跳脚喽！这回真是叫人哭笑不得呢！

后来，听说厨房不仅补送了一盆“鸡汤”，还赠送了一份菜，不过那味道，你就去想象吧……

另一个午餐，也不知咋地，可能是急着要赶长途车程吧，有几个菜实在来不及吃，剩得较多。谁让我等是“光盘光荣”一族呢，当然得打包带上车，准备着晚餐用。

也是蹊跷，那天经过近四个小时车程，好不容易下了高速公路，可这景点却貌似与我们玩起了捉迷藏，尽管司机、地陪都打开了“陶阿姨”（导航仪），但车子在景点区域里，不是拐进了岔路须倒车，就是听从导航指挥一个劲地绕圈，直到我等快要忍不住骂娘了，才总算到了景点。为了赶上很快就要日落的时光，地陪特地喊了两辆豪车，载上我们20来人，“嘚嘚辘辘”敲击碾压着地面，急急忙忙穿过五六百米长的青石

入海口，那条俯卧的石堤

丁惠忠

我几乎每年必去看看那条石堤。

插入长江入海口南泓道的第一条石堤，一部分隐蔽大芦荡，附近筑岸堤，岸坡下是家园和良田。这条长长的石堤形似利剑出鞘的石壁山峰，猛虎般俯卧于江水之中，扼住巨涛海浪，铮铮声威武有力，吾乡自古将其称谓“石剑”。

我去时先站在岸上，俯瞰这条身姿粗犷的石堤，碰巧有风盈盈的吹拂，江海汇聚的波涛似一只巨臂搅动整条长江。长江，被大海拍醒，浪花激荡。不觉间大海酣睡了，长江也会温顺地回馈一曲催眠曲。此刻，我会异常安静，且耐心，凝望着石堤，联想到它坚硬的冲击力和饱经沧桑的岁月。

走近石堤，它黑黝黝的，匍匐于黏稠的泥沙流溢的江中，默然地静卧潮汐里。

一忽儿，涨潮了，我的视野里石堤若隐若现，但急湍潮流催发的咆哮声，已然消弭在石堤的掣肘下。

我涉足岸柳和芦苇丛，静候落潮。在等待退潮的几个时辰，阳光覆盖跌宕的江面，光影潋滟。终于，闻听潮音削弱了，江水浅下去，一寸寸裸露石堤履痕。我踱至石堤旁，感觉一阵阵浪流，由风携着有点疾，拍打石壁，飞溅的水花越过堤脊，石堤在开口言语。

长江水奔腾而下，尤其临近入海泄洪隘口，这条石堤岔出岸堤直插江水中，以减速水流缓冲、挡潮保堤，像一位水土保持的前沿哨兵。

家乡人垦荒造田，筑起家园，村庄、房舍、庄稼、树木、内河不断东拓和迁徙。石堤静素，安然，俯卧于万里长江第一镇的陈家镇东南岸，它像一笔感叹号，没有纸张容纳，以波涛着墨，大写在辽阔的入海口。

泥沙堆积的岛屿，无一座天然别致的山，起始是找不见一块石头的。据《韩非子·五蠹》中关于燧人氏“钻燧取火，以化腥臊”的记载，原始人就以燧石取火了。并从周口店山顶洞人居住的洞穴里，发掘出人骨化石和装饰品，人类发现石头的历史，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存在了。毫无疑问，石头是自然界赋予人类文明发展的起点。地球经历了45亿多年演化进程，由内核、外核、地幔和岩石圈层结构组成球体，石头来自岩石圈表层，是地球上最早的“原住民”。那条长江与东海厮守的石堤，其石头也许从远古开采，舟车一程又一程抵达入海口。

石头有千变万化的纹理和美丽的图像，有的胡须飘逸，像江边打鱼的老祖父；有的穿戴已褪色的家纺蓝布褂子，像父辈们耕耘田畴。离别山地，石头何曾见过一条大江直达大海，它面对密匝匝铺天盖地的大芦荡，一粒沙、一颗种子、一块石头会有一场别样的对话吗？

想起邑人徐刚老师的名作《重归大芦荡》：“置身崇明岛东滩大芦荡的边缘/即使我以无言的敬畏面朝大海/又有谁能说

我头顶的白发/在秋风中的凌乱，秋阳下的阳光/不是跃跃欲飞的诗行？/我的摇篮之地啊，大芦荡”。

崇明岛东滩入海口异地而至的石头，坚固、顽强，风吹不倒，水浸不腐；破土葳蕤的芦苇，韧性、不屈，根深蒂固，生生不息，都是大自然的杰作。亦可说有外围石堤的抵抗，滩涂的孕育，大芦荡才成为人类和自然的诗篇。

有一天来了一群水利工程师及师傅，村里人称呼“石匠”。石匠有阔大厚实的手掌，有长短粗细不一的钢钎和锉刀。石匠闲散一阵后，突然意识到被重用了。

天不亮，石匠开工了。从芦苇荡、滩涂、港汊开辟一条通道，将海洋与大江连在一个坐标点，清淤泥，拓坑道，填充石头，混凝土镶嵌，夯实熨平。石堤脊背边角砌成圆形弧度，抗风浪，退潮汐，防暴雨滂沱。

石匠留下的那条石堤，岿然不动，它固定在东经120°48'，北纬31°30'，位于温带过渡到亚热带的临界区，气候湿润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充足，四季分明，潮汐现象十分明显。

在夏秋两季，台风暴雨最为频繁，台风侵袭时常跟随暴雨，有时与高潮位一起出现，石堤是第一道保坝阵地。

石堤似有一双眼睛，它张望着滩涂繁殖生长蛏、蟛蜞、蟹等水生动物，目睹野鸭、白鹭及丹顶鹤等珍稀鸟类迁徙，有一定数量到石堤沿途栖息。石堤上滞留更多的有麻雀、白头翁、伯劳、猫头鹰、唐腊子等当地常见鸟类。在这些鸟的眼中，石堤就是玩耍的一棵卧树，一根杠杆，一座浮标。

我不由得想起未成石堤前一堆庞大的石头，我的年轻的祖父和他的同伴去海上打鱼，路过此地，瞧见石头的纹理图像，这群硬汉子嬉笑着认领哪一块石头像自己，或像妻子和儿女。这辈人没有离开过家园，不知历史上重要建筑物如皇宫、陵墓、御园、城堡及民间的园林、庭院、亭舫无不取材于石头。至于石碑、石雕、石画、石钟、石磬乐器等，更不懂其用途。他们赶海累了，边坐在岸坡憩息，边欣赏石头的天然造型。若干年前那一幕，村里长辈们诉说的情景，长久以来沉淀在我的脑海里。

最后，在石匠的雕琢下，石头变成壮硕笔直、伸向江海的“石剑”，那是一道江海生态文明的屏障，是水土恒久筑实心灵安宁的生命符。

长江驰东海，岁去弦吐箭。我的祖父和村庄许多老人，已化作尘土，是否有一天地下一杯黄土会演变为一块石头，被安置于目光所及的地方，也成一道“石剑”？在我的心里，这些故去的前辈们已经是了。

许多生活的真相，在人生的地图上越无意地去刻画，似乎越有一道延伸的“石剑”，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挺立于生前或身后。

故乡的油菜花

陆地

我的故乡在苏中平原，那里土地肥沃，油菜是每家每户必种的农作物。每年2月到4月，家乡的油菜花就开了。一眼望去，田野像盖上了一条条金黄色的地毡，十分壮观。

小时候，每当油菜花盛开的季节，大人们头戴草帽，纷纷走出家门，钻进有一米高的油菜花里拔野菜，不要拔，野菜就会长得比油菜花高，到时收割油菜就有难度。大人在田里劳作，我们孩子就在菜花地里逮青蛙、捕蝴蝶，弄得满身和脸沾满了金黄的油菜花粉，犹如一个个完妆后的丑小孩。追逐蜜蜂时，不小心踩倒了田间几棵青绿的油菜秆，大人总是吓唬我们说：“你们糟蹋了油菜花，就是糟蹋粮食，天上会打雷的。”

油菜花铺天盖地，而与之相关的故事更让人难忘。年少时，我和村里的小伙伴们都喜欢来到紧靠柴滩旁的那片油菜花田里捉迷藏。常常一个小伙伴用红领巾蒙住眼睛数数，其他伙伴往那一望无际的花海里一钻，等那数完数的小伙伴解开蒙住眼睛的红领巾，早已不见小伙伴的踪影了。他在油菜花田里东一垄西一垄地找我们，就是找不到，最后只能站在田垄上叫名字。玩累了我们会坐在田垄上，伸出手掰断一根油菜茎，撕掉外表菜皮，咬一口鲜嫩的菜薹肉，在嘴里嚼，有一种滑溜溜、油乎乎、甜丝丝的感觉，一点菜腥味都没有，很好吃。若做一盘菜薹炒肉丝，更是“一